

第一才子書繡像三國志演義卷二

聖歎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第八回

王司徒巧使連環計

董太師大鬧鳳儀亭

十八路諸侯。不能殺董卓。而一貂蟬足以殺之。劉關張三人。不能勝呂布。而貂蟬一女子能勝之。以衽席爲戰場。以脂粉爲甲冑。以盼睐爲戈矛。以嘲笑爲弓矢。以甘言卑詞爲運奇設伏。女將軍真可畏哉。當爲之語曰。司徒妙計高天下。只用美人不用兵。

爲西施易。爲貂蟬難。西施只要哄得一個吳王。貂蟬一面要哄董卓。一面又要哄呂布。使出兩副心腸。裝出兩副面孔。大是不易。我謂貂蟬之功。可書竹帛。若使董卓伏誅後。王允不激成李郭之亂。則漢室自此復安。而貂蟬一女子。豈不與麟閣雲臺並垂不朽哉。最恨今人訛傳關公斬貂蟬之事。夫貂蟬無可斬之罪。而有可嘉之績。特爲表而出之。

此卷最妙在董卓賜金安慰呂布一段。若無此一段以緩之。則布之刺卓。不待鳳儀亭相遇之後矣。且鳳儀亭擲戟墮地之時。呂布何難拾戟回刺董卓。而但往來急走。則皆此一緩之力也。

連環計之妙。不在專殺董卓也。設使董卓擲戟之時。刺中呂布。則卓自損其一臂。而卓可圖矣。此皆在王允算中。亦未始不在貂蟬算中。王允豈獨愛呂布。貂蟬亦豈獨愛呂布哉。吾嘗謂西子真心歸范蠡。貂蟬假意對溫侯。蓋貂蟬心中。只有一王允耳。

前卷方敘龍爭虎鬪。此卷忽寫燕語鶯聲。溫柔旖旎。真如鏡吹之後。忽聽玉簫疾雷之餘。忽見好月。令讀者應接不暇。今人喜讀稗官。恐稗官中反無如此妙筆也。

却說蒯良曰。今孫堅已喪。其子皆幼。乘此虛弱之時。火速進軍。江東一鼓可得。若還屍罷兵。容其養成氣力。荆

州之患也。表曰：吾有黃祖在彼營中，安忍棄之？良曰：捨一無謀黃祖而取江東，有何不可？自是表曰：吾與黃祖

心腹之交，捨之不義。遂送桓楷回營，相約以孫堅尸換黃祖。死孫堅換活黃祖，人道劉表便宜我道劉表不便宜黃祖十輩不敵孫堅一人，孫堅之死猶勝黃祖之生也。孫策釋

回黃祖，迎接靈柩，罷戰回江東。葬父於曲河之原，喪事已畢，引軍居江都，招賢納士，屈已待人，四方豪傑漸漸

投之。便自不在話下。放過孫策接董卓却說董卓在長安聞孫堅已死，乃曰：吾除却一心腹之患也。問其子年幾歲矣？或

答曰：十七歲。卓遂不以爲意。自此愈加驕橫，自號爲尙父。王莽欲學周公，董卓又欲學太公，可發一笑。出入簪天子儀仗，封弟董晏爲左

將軍，鄼侯姪董璜爲侍中，總領禁軍。董氏宗族不問老幼，皆封列侯。離長安城二百五十里，別築郿塢，役民夫

二十五萬築之。其城郭高下厚薄一如長安。昔有新豐今內蓋宮室倉庫，屯積二十年糧食。選民間少年美女八

百人實其中，金玉彩帛珍珠堆積，不知其數。家屬都住在內。爲後文卓往來長安，或半月一回，或一月一回。公

卿皆候送於橫門外。卓嘗設帳於路，與公卿聚飲。一日卓出橫門，百官皆送卓留宴。適北地招安降卒數百人

到，卓卽命於座前，或斷其手足，或鑿其眼睛，或割其舌，或以大鍋煮之。哀號之聲震天，百官戰慄失筋。卓飲食

談笑自若。以殺降卒爲下又一日卓於省臺大會百官，列坐兩行，酒至數巡，呂布逕入，向卓耳邊言不數句，卓笑

曰：原來如此。命呂布於筵上揪司空張溫下堂。百官失色，不多時侍從將一紅盤托張溫頭入獻。同時有兩張溫

張溫也後孫權使張溫至蜀乃吳張溫也百官魂不附體。卓笑曰：諸公勿驚。張溫結連袁術欲圖害我，因使人寄書來，錯下在吾兒奉先

處，故斬之。張溫事卽在董卓公等無故不必驚畏。衆官唯唯而散。司徒王允歸到府中，尋思今日席間之事，坐不

安席，此處又放過董卓接至夜深月明，策杖步入後園，立於荼蘼架側，仰天垂淚。孫堅王允一機月下洒淚忽聞有人在

牡丹亭畔，長吁短歎，允潛步窺之。乃府中歌妓貂蟬也。無端忽敘出一女子不用王允想到其女自幼選入府中，教以

歌舞，年方二八，色伎俱佳。允以親女待之，是夜允聽良久，喝曰：賤人將有私情耶？偏用逆挑最有波致貂蟬驚跪，答曰：賤妾安敢有私？允曰：汝無所私，何夜深於此？長歎。蟬曰：容妾伸肺腑之言。允曰：汝勿隱匿，當實告我。蟬曰：妾

蒙大人恩養。訓習歌舞。優禮相待。妾雖粉身碎骨。莫報萬一。近見大人兩眉愁鎖。必有國家大事。自曹操行刺不成以後王允日夜憂悶光景俱出又不敢問。今晚又見行坐不安。因此長歎。不想爲大人窺見。倘有用妾之處。萬死不辭。好貂蟬口中暗暗補出允

以杖鑿地曰。誰想漢天下却在汝手中。耶人猜想不著。隨我到畫閣中來。貂蟬跟允至閣中。允盡叱出婦妾。納貂蟬於坐。叩頭便拜。又特作此驚人之筆貂蟬驚伏於地曰。大人何故如此。允曰。汝可憐漢天下生靈。看官試想一篇女子救他如何救天下

言訖。淚如泉湧。貂蟬曰。適間賤妾會言。但有使令。萬死不辭。允跪而言曰。百姓有倒懸之危。君臣有累卵之急。非汝不能救也。賊臣董卓將欲篡位。朝中文武無計可施。董卓有一義兒。姓呂名布。驍勇異常。我親二人皆好色之徒。今欲用連環計。計名先將汝許嫁呂布。後獻與董卓。汝於中取便。謀間他父子。反顏令布殺卓。以絕大惡。重扶社稷。再立江山。皆汝之力也。不知汝意若何。此處方說出計策却要他成功。枉席之上。貂蟬曰。妾許大人萬死不辭。望即獻妾與彼。妾自有道理。允曰。事若洩漏。我滅門矣。此句叮嚀斷不可少。貂蟬曰。大人勿憂。妾若不報大義。死於萬刃之下。允拜謝。次日便將家藏明珠數顆。令良匠嵌造金冠一頂。使人密送呂布。本將玉女爲鉤先布大喜。親到王允府中致謝。不用王允去請却允預備嘉穀美酒。候布至。允出門迎迓。接入後堂。延之上坐。布曰。呂布乃相府一將。司徒是朝廷大臣。何故錯敬。允曰。方今天下別無英雄。惟有將軍耳。允非敬將軍之職。敬將軍之才也。布大喜。允慰勸敬酒。口稱董太師并布之德不絕。極口奉承呂布妙矣却又於布大笑暢飲。允叱退左右。只留侍妾數人。勸酒酒至半酣。允曰。喚孩兒來。童說是孩兒妙少頃。二青衣引貂蟬豔粧而出。布驚問何人。允曰。小女貂蟬也。允蒙將軍錯愛。不異至親。故令其與將軍相見。便命貂蟬與呂布把盞。貂蟬送酒與布。兩下眉來眼去了。允伴醉曰。孩兒央及將軍痛飲幾盃。吾一家全靠著將軍哩。布請貂蟬坐。貂蟬假意欲入。寫得好看。允曰。將軍吾之至友。孩兒便坐何妨。貂蟬便坐於允側。先把蓋後同坐以漸而親寫得次序呂布目不轉睛的看。又飲數盃。允指蟬謂布曰。吾欲將此女送與將軍爲妾。還肯納否。布出席謝曰。若得如此。布當効犬馬之報。允曰。早晚選一良辰。送至府中。布欣喜無限。頻以目視貂蟬。

蟬。貂蟬亦以秋波送情。寫得好。看不意三國志中。有此一段溫柔旖旎文字。少頃席散。允曰。本欲留將軍止宿。恐太師見疑。布再三拜謝而去。

過了數日。允在朝堂。見了董卓。趁呂布不在側。精伏地拜請曰。允欲屈太師車騎到草舍赴宴。未審鈞意若何。

卓曰。司徒見招。即當趨赴。允拜謝歸家。水陸畢陳於前廳正中設座。錦繡鋪地。內外各設幃幔。寫設宴比前加倍尊嚴。次日。

向午。董卓來到一箇自來一箇請來。允具朝服出迎。再拜起居。卓下車。左右持戟甲士百餘。簇擁入堂。分列兩旁。允

於堂下再拜。卓命扶上。賜坐於側。允曰。太師盛德巍巍。伊周不能及也。卓大喜。進酒作樂。允極其致敬。天晚酒

酣。允請卓入後堂。請入後堂。纔出貂蟬不待次序。井然亦見機密之至。卓叱退甲士。允捧觴稱賀曰。允自幼頗習天文。夜觀乾象。漢家數已盡。

太師功德振於天下。若舜之受禹。禹之繼舜。正合天心人意。不但奉承董卓。便已埋伏下文。卓曰。安敢望此。允曰。自古有道伐無

道。無德讓有德。豈過分乎。卓笑曰。若果天命歸我。司徒當爲元勳。先許一箇。允曰。自點上畫燭。止留女使進

酒供食。允曰。教坊之樂。不足供奉。偶有家妓。敢使承應。卓曰。甚妙。允教放下簾籠。笙簧繚繞。簇擁貂蟬舞於簾

外。董卓先坐前堂。次入後堂。貂蟬先舞簾外。轉入簾內。俱有次序。有詞讚之曰。

原是昭陽宮裏人。驚鴻宛轉掌中身。只疑飛過洞庭春。按徹梁州蓮步穩。

好花風。裊一枝新。畫堂香暖不勝春。

又詩曰。紅牙催拍燕飛忙。一片行雲到畫堂。眉黛促成遊子恨。臉容初斷故人腸。

榆錢不買千金笑。柳帶何須百寶粧。舞罷隔簾偷送目。不知誰是楚襄王。

舞罷。卓命近前。貂蟬轉入簾內。深深再拜。貂蟬見呂布只把盡見董卓。便歌舞說笑。是歌妓身分。正是。

卓曰。能唱否。允命貂蟬檀板低謳一曲。貂蟬見呂布只把盡見董卓。便歌舞說笑。是歌妓身分。正是。

一點櫻桃啓絳唇。兩行碎玉噴陽春。丁香舌吐銜鋼劍。要斬姦邪亂國臣。

卓稱賞不已。允命貂蟬把盞。卓擎盃問曰：「青春幾何？」貂蟬曰：「賤妾年方二八。」卓笑曰：「真神仙中人也。」也來允起

曰：「允欲將此女獻上太師。未審肯容納否？」卓曰：「如此厚惠，何以報德？」允曰：「此女得侍太師，其福不淺。」卓再三稱

謝。允卽命備氈車，先將貂蟬送到相府。女將軍起兵前去，連忙送去妙。卓亦起身告辭。允親送董卓直到相府，然後辭回乘馬

而行。不到半路，只見兩行紅燈照道。呂布騎馬執戟而來，正與王允撞見。看到此處爲，王允吃一嚇。便勒住馬，一把揪住衣襟

厲聲問曰：「司徒既以貂蟬許我，今又送與太師，何相戲耶？」殺允急止之曰：「此非說話處，且請到草舍去。」機變布

同允到家，下馬入後堂。也入後堂妙。敘禮畢，允曰：「將軍何故反怪老夫？」布曰：「有人報我，說你把氈車送貂蟬入相府，

是何意故？」允曰：「將軍原來不知。昨日太師在朝堂中對老夫說：『我有一事，明日要到你家，允因此準備小宴，等

候太師飲酒。』中間說我聞你有一女，名喚貂蟬，已許吾兒奉先。我恐你言未准，特來相求。并請一見老夫，不敢

有違。」隨引貂蟬出拜公公。公公二字，太師曰：「今日良辰，吾卽當取此女回去，配與奉先。」妙將軍試思太師親臨老

夫焉敢推阻？一派鬼話，令入其玄中。布曰：「司徒少罪。」布一時錯見，來日自當負荊。允曰：「小女頗有妝奩，待過將軍府下，便當

送至。」此句找足得妙，想呂布此。送至時，猶儼然以新郎自待也。布謝去。次日，呂布在府中打聽，絕不聞音耗。不聞配與奉先之音耗也。逕入堂中，尋問諸侍妾。侍妾

答曰：「夜來太師與新人共寢，至今未起。」董卓做乾爺，難爲了乾娘呂布。大怒，不怒潛入卓臥房後窺探。時貂蟬已起於

窗下梳頭，忽見窗外池中照一人影，極長大，頭帶束髮冠，先見影後。偷眼視之，正是呂布。貂蟬故蹙雙眉，做憂愁

不樂之態。復以香羅頻拭眼淚。聲亦傾人。呂布窺視良久，乃出少頃，又入。卓已坐於中堂，見布來，問曰：「外面無事

乎？」布曰：「無事。」外面無事裏。侍立卓側。卓方食，布偷目竊望，見繡簾內一女子往來觀覷，微露半面，以目送情。此皆女

妙兵。布知是貂蟬，神魂飄蕩。卓見布如此光景，心中疑忌，曰：「奉先無事，且退布快快而出。」董卓自納貂蟬後，爲

色所迷，月餘不出理事。卓偶染小疾，貂蟬衣不解帶，曲意逢迎。看他待布如彼待卓，又如此使出兩副心。卓心愈喜。呂

布入內問安。正值卓睡，貂蟬於牀後探半身望布，以手指心，又以手指董卓，揮淚不止。女將軍略略一至，於此孫吳不及也。布心如

碎。卓朦朧雙目見布注視牀後。目不轉睛。回身一看。見貂蟬立於牀後。卓大怒叱布曰。汝敢戲吾愛姬耶。喚左

右逐出。今後不許入堂。呂布怒恨而歸。先為鄉路遇李儒。告知其故。儒急入見卓曰。太師欲取天下。何故以小

過見責溫侯。倘彼心變。大事去矣。卓曰。奈何。儒曰。來朝喚入。賜以金帛。好言慰之。自然無事。卓依言。次日使人

喚布入堂。慰之曰。吾前日病中心神恍惚。誤言傷汝。汝勿記心。隨賜金十斤。錦二十四匹。布謝歸。此處忽又一頓波瀾

然身雖在卓左右。心實繫念貂蟬。卓疾既愈。入朝議事。布執戟相隨。見卓與獻帝共談。便乘間提戟出內門。寫一

上馬巡投相府來馬。一寫繫馬府前。再寫提戟入後堂。再寫尋見貂蟬。蟬曰。汝去後園中鳳儀亭邊等我。布提戟

逕往。三寫立於亭下曲欄之旁。良久。見貂蟬分花拂柳而來。果然如月宮仙子。花下看佳人如馬上泣謂布曰。我雖

非王司徒親女。然待之如己。出自見將軍。許待箕帶。妾已平生願足。誰想太師起不良之心。將妾淫污。妾恨不

即死。止因未與將軍一決。故且忍辱偷生。今幸得見妾願畢矣。此身已污。不得復事英雄。願死於君前。以明妾

志。語語動人言訖。手攀曲欄。望荷花池便跳。以死布慌忙抱住。泣曰。使布怒易使布泣難布而我知汝心久矣。只恨不能共

語。貂蟬手扯布曰。妾今生不能與君為妻。願相期於來世。再逼一布曰。我今生不能以汝為妻。非英雄也。正逼

句。蟬曰。妾度日如年。願君憐而救之。明明催殺董卓布曰。我今偷空而來。恐老賊見疑。必當速去。蟬牽其衣曰。君

如此懼怕老賊。妾身無見天日之期矣。妙極布立住曰。容我徐圖良策。語罷。提戟欲去。四寫若此時便去。那得適

去。貂蟬曰。妾在深閨。聞將軍之名。如雷灌耳。以為當世一人而已。誰想反受他人之制乎。言訖。淚如雨下。請將

妙說士驚口。董卓女將軍兵。却說董卓在殿上。回頭不見呂布。心中懷疑。連忙辭了獻帝。登車回府。見布馬繫於府前馬。三寫問門

吏吏答曰。溫侯入後堂去了。卓叱退左右。逕入後堂中。尋覓不見。喚貂蟬。蟬亦不見。急殺急問侍妾。侍妾曰。貂蟬

在後園看花。卓尋入後園。正見呂布和貂蟬在鳳儀亭下共語。畫戟倚在一邊。六寫卓怒大喝一聲。布見卓至。

大驚。回身便走。卓搶了畫戟。七寫挺著趕來。呂布走得快。卓肥胖趕不上。擲戟刺布。八寫布打戟落地。九寫卓拾戟再趕。十寫布已走遠。卓趕出園門。一人飛奔前來。與卓胸膛相撞。卓倒與地。此何人耶。令人急欲看下文矣。正是冲天怒氣高千丈。仆地肥軀做一堆。不知此人是誰。且聽下文分解。

第九回

除兇暴呂布助司徒

犯長安李傕聽賈詡

弑一君復立一君。爲所立者。未有不疑其弑我。亦如前之君也。弑一父復歸一父。爲所歸者。未有不疑其弑我。亦如前之父也。乃獻帝畏董卓。而董卓不畏呂布。布不惟不畏之。又復恃之。業已恃之。又不固結之。而反怨怒之。讎恨之。及其將殺已。又復望其援已而呼之。嗚呼。董卓真蠢人哉。

王允勸呂布殺董卓一段文字。一急一緩一起一落。一反一正一縱一收。比李肅勸殺丁建陽。更是淋漓痛快。今人俱以蔡邕哭卓爲非。論固正矣。然情有可原。事有足錄。何也。士各爲知己者死。設有人受恩桀紂。在他人固爲桀紂。在此人則堯舜也。董卓誠爲邕之知己。哭而報之。殺而殉之。不爲過也。猶勝今之勢盛則借其餘潤。勢衰則掉臂去之。甚至爲操戈爲下石。無所不至者。畢竟邕爲君子。而此輩則真小人也。

呂布去後。貂蟬竟不知下落。何也。曰。成功者退。神龍見首不見尾。正妙在不知下落。若必欲問他下落。則范大夫泛湖之後。又誰知西子蹤跡乎。

張柬之不殺武三思。而被害。惡黨固不可赦。遺孽固不可留也。但李傕郭汜擁兵於外。當散其衆而徐圖之。不當求之太急。以至生變耳。故柬之之病。病在緩。王允之病。病在急。

却說那撞倒董卓的人。正是李儒。當下李儒扶起董卓。至書院中坐定。卓曰。汝爲何來。此儒曰。儒適至府門。知太師怒入後園。尋問呂布。因急走來。正遇呂布奔走。云太師殺我。儒慌趕入園中勸解。不意誤撞恩相。死罪死罪。李儒此來只在李儒儒口中敘明。省筆之甚。卓曰。耐耐逆賊。戲吾愛姬。誓必殺之。儒曰。恩相差矣。昔楚襄王絕纓之會。不究戲愛姬之蔣

雄。後爲秦兵所困。得其死力相救。今貂蟬不過一女子。而呂布乃太師心腹猛將也。太師若就此機會。以蟬賜布。布感大恩。必以死報太師。太師請自三思。李儒幾破連環計卓沉吟良久曰。汝言亦是我當思之。儒謝而出。卓入後堂。

喚貂蟬問曰。汝何與呂布私通耶。蟬泣曰。妾在後園看花。呂布突至。妾方驚避。布曰。我乃太師之子。何必相避。提戟起妾至鳳儀亭。妾見其心不良。恐爲所逼。欲投荷池自盡。却被這廝抱往。正在生死之間。得太師救了性命。此等巧言溺愛者每爲所惑董卓曰。我今將汝賜與呂布。何如。貂蟬大驚。哭曰。哭是真驚妾身已事貴人。今忽欲下賜家奴。妾甯死不辱。遂掣壁間寶劍。欲自刎。將以死勵之。今日婦人放刀每以要死恐嚇其夫是學貂蟬而誤者也卓慌奪劍擁抱曰。吾戲汝。此三字如貂蟬倒於卓懷掩面大哭曰。此必李儒之計也。儒與布交厚。故設此計。却不顧惜太師體面與賤妾性命。妾當生噬其肉。破說

李儒尤妙不惟問。卓曰。吾安忍捨汝耶。蟬曰。雖蒙太師憐愛。但恐此處不宜久居。必被呂布所害。卓曰。吾明日和你歸鄆塢去。同受快樂。慎勿憂疑。蟬方收淚拜謝。次日李儒入見曰。今日良辰。可將貂蟬送與呂布。卓曰。布與我有父子之分。不便賜與。我只不究其罪。汝傳我意。以好言慰之可也。此處又用一頓是聽李儒一半言。此處又用一頓是聽李儒一半言。語不然而癡。載之後安得虎頭蛇尾。儒曰。太師不可爲婦人所惑。卓變色曰。汝之妻與呂布肯否。貂蟬之事。再勿多言。言則必斬。李儒出。仰天歎曰。吾等皆死於婦人之手矣。雙股劍青龍刀丈八蛇矛俱不及女將軍兵器。今之好色者仔細仔細。後人讀書至此。有詩歎之曰。

司徒妙算託紅裙。不用干戈不用兵。三戰虎牢徒費力。凱歌却奏鳳儀亭。

董卓卽日下令還鄆塢。百官俱拜送。貂蟬在車上遙見呂布於稠人之內。眼望車中。貂蟬虛掩其面。如痛哭之狀。哭是假哭。車已去遠。布緩轡於土崗之上。眼望車塵。歎息痛恨。恨是恨忽聞背後一人問曰。溫侯何不從太師去。乃在此遙望而發歎。問得布視之。乃司徒王允也。相見畢。允曰。老夫日來因染微恙。閉門不出。故久未得與將軍一見。補筆周旋得妙今日太師駕歸鄆塢。只得扶病相送。却喜得晤將軍。爲何在此長歎。布曰。正爲公女耳。允佯驚曰。許多時尙未與將軍耶。惟託疾閉門方掩飾得此句。不然王允豈有不知之理。布曰。老賊自寵幸久矣。允佯大驚曰。不信有此事。布將前事一一

告允。允仰面跌足。半晌不語。良久乃言曰。不意太師作此禽獸之行。因挽布手曰。且到寒舍商議。布隨允歸。允延入密室。置酒款待。布又將鳳儀亭相遇之事。細述一遍。允曰。太師淫吾之女。奪將軍之妻。誠爲天下恥笑。非笑太師。笑允與將軍耳。一轉然允老邁無能之輩。不足爲道。可惜將軍蓋世英雄。亦受此污辱也。又一轉布怒氣冲天。拍案大叫。允急曰。老夫失語。將軍息怒。布曰。誓當殺此老賊。以雪吾恥。允急掩其口曰。將軍勿言。恐累及老夫。不用順口攪撥布曰。大丈夫生居天地間。豈能鬱鬱久居人下。允曰。以將軍之才。誠非董太師所可限制。此處王允却用反言激惱布布曰。大丈夫生居天地間。豈能鬱鬱久居人下。允曰。以將軍之才。誠非董太師所可限制。此處呂布却用順口攪撥布曰。吾欲殺此老賊。奈是父子之情。恐惹後人議論。此處呂布却用反言跌頓允微笑曰。將軍自姓呂。太師自姓董。擲戟之時。豈有父子情耶。攪撥之中又以轉布奮然曰。非司徒言。布幾自誤。允見其意已決。便說之曰。將軍若扶漢室。乃忠臣也。青史傳名。流芳百世。將軍若助董卓。乃反臣也。載之史筆。遺臭萬年。數語撇却家門私怨。告以朝廷大義。乃是正文布避席下拜曰。布意已決。司徒勿疑。允曰。但恐事或不成。反招大禍。當其奮怒反掩口以止之。及其遲疑。則正言以動之。待其應允。又反言以決之。凡用三番曲折。王允信是妙人布拔帶刀。刺臂出血爲誓。允跪謝曰。漢祀不斬。皆出將軍之賜也。切勿洩漏。臨期有計。自當相報。伏筆布慨諾而去。允即請僕射士孫瑞。司隸校尉黃琬。商議。瑞曰。方今主上有疾。新愈。可遣一能言之人往鄆塢。請卓議事。一面以天子密詔付呂布。使伏甲兵於朝門之內。引卓入誅之。此上策也。琬曰。何人敢去。瑞曰。呂布同郡。騎都尉李肅。以董卓不遷其官。甚是懷怨。若令此人去。卓必不疑。允曰。善。請呂布共議。布曰。昔日勸吾殺丁建陽。亦此人也。應照前文今若不去。吾先斬之。使人密請肅至。布曰。昔日公說布使殺丁建陽。而投董卓。今卓上欺天子。下虐生靈。罪惡貫盈。人神共憤。公可傳天子詔。往鄆塢。宣卓入朝。伏兵誅之。力扶漢室。共作忠臣。尊意如何。肅曰。吾亦欲除此賊久矣。恨無同心者耳。今將軍若此。是天賜也。肅豈敢有二心。懷會殺父者呂布也。懷會殺父者李肅也。遂折箭爲誓。允曰。公若能幹此事。何患不得顯官。正應董卓不遷其官。句直刺入李肅耳中。次日。李肅引十餘騎。前到鄆塢。人報天子有詔。卓教喚入。天子有詔。坐而受之。目中尚有字乎。李肅入拜。卓曰。天子有何詔。肅曰。天子病體新痊。欲會文武於未央殿。議將禪位於太師。故有此詔。藏之心

久矣此語亦直。卓賊胸中只擬一王肅曰王司徒已命人築受禪臺。只等主公到來。受禪臺故事却在後文於此處先虛郭汜張濟樊稠四人領飛熊軍三千守郿塢。自己即日排駕回京。顧謂李肅曰吾為帝汝當為執金吾。又許一箇肅拜謝稱臣。卓入辭其母。母時年九十餘矣。此姬老而不死以待典刑皆董卓惡貫所致問曰吾兒何往。卓曰兒將往受漢禪。母親早晚為太后也。又許一箇太后母曰吾近日肉顛心驚恐非吉兆。卓曰將為國母豈不預有驚報。國母要做只肅曰車折輪馬斷轡其兆若何。肅曰乃太師應詔漢禪。棄舊換新將乘玉輦金鞍之兆也。前則其母疑而董卓解之肅曰車折輪馬斷轡其兆若何。肅曰乃太師應詔漢禪。棄舊換新將乘玉輦金鞍之兆也。此則董卓疑而李肅又解之肅曰車折輪馬斷轡其兆若何。肅曰乃太師應詔漢禪。棄舊換新將乘玉輦金鞍之兆也。董卓解得勉强卓喜而信其言。次日正行間忽然狂風驟起昏霧蔽天。卓問肅曰此何祥也。肅曰主公登龍位必有紅光紫霧以壯天威耳。卓又喜而不疑。既至城外百官俱出迎接。只有李儒抱病在家不能出迎。董卓此來此耳卓進至相府。呂布入賀。卓曰吾登九五汝當總督天下兵馬。又許一箇布拜謝就帳前歇宿。是夜有數十小兒於郊外作歌。風吹歌聲入帳。歌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不上不得生。又許一箇董卓排列儀從入朝。忽見一道人青袍白巾手執長竿上縛布一丈兩頭各書一口字。明明是呂卓問肅曰此道人何意。肅曰乃心恙之人也。呼將士驅去。卓進朝羣臣各具朝服迎謁於道。李肅手執寶劍扶車而行。到北掖門軍兵盡擋在門外。獨有御車二十餘人同入。董卓遙見王允等各執寶劍立於殿門驚問肅曰持劍是何意。肅不應。到此便不肅曰反賊至此武士何在。兩旁轉出百餘人持戟挺槊刺之。卓裹甲不入。傷膺墮車大呼曰吾兒奉先何在。呂布從車後厲聲出曰有詔討賊。以前此過無數父親此處一戟直透咽喉。呂布李丁原以刀孝董卓以戟或李肅早割頭在手。

呂布左手持戟。右手懷中取詔。大呼曰。奉詔討賊臣董卓。其餘不問。將吏皆呼萬歲。後人有詩歎董卓曰。

霸業成時爲帝王。

不成且作富家郎。

誰知天意無私曲。

鄴塢方成已滅亡。

却說當下呂布大呼曰。助卓爲虐者皆李儒也。誰可擒之。李肅應聲願往。忽聽朝門外發喊。人報李儒家奴已

將李儒綁縛來獻。事甚省力王允命縛赴市曹斬之。又將董卓尸首號令通衢。卓尸肥胖。軍士以火置其臍爲燈。

可稱卓燈膏流滿地。百姓過者莫不手擲其頭足踐其尸。允又命呂布同皇甫嵩李肅領兵五萬至鄴塢抄籍董卓

家產人口。却說李傕郭汜張濟樊稠聞董卓已死。呂布將至。便引了飛熊軍連夜奔涼州去了。呂布至鄴塢先

取了貂蟬。呂布心中只爲此一事皇甫嵩命將塢中所藏良家女子盡行釋放。好但係董卓親屬不分老幼悉皆誅戮。卓母

亦被殺。是殺何太后之報董卓收得兒子。刻剝民脂民膏而今安卓弟董旻姪董璜皆斬首號令收拾塢中所蓄黃金數十萬。白銀數百萬。綺羅

珠寶器皿糧食不計其數。在哉可爲貪夫之戒回報王允允乃大犒軍士。設宴於都堂召集衆官酌酒稱慶。正飲

宴間忽人報曰。董卓暴尸於市。忽有一人伏其尸而大哭。允怒曰。董卓伏誅。士民莫不稱賀。此何人獨敢哭耶。

遂喚武士與吾擒來。須臾擒至。衆官見之無不驚駭。原來那人不是別人。乃侍中蔡邕也。蔡邕之哭董卓亦如樂布之哭彭越允叱

曰。董卓逆賊。今日伏誅。國之大幸。汝亦漢臣。乃不爲國慶反爲賊哭。何也。邕伏罪曰。邕雖不才。亦知大義。豈肯

背國而向卓。只因一時知遇之感。不覺爲之一哭。自知罪大。願公見原。倘得黔首削足。使續成漢史。以贖其辜。

邕之幸也。若使邕成漢史當衆官惜邕之才。皆力救之。太傅馬日磾亦密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若使續成漢史。

誠爲盛事。且其孝行素著。若遽殺之。恐失人望。本是全孝不全忠今琵琶曲本反說他全忠不全孝諷之甚矣允曰。昔孝武不殺司馬遷。後使作史。

遂致謗書流於後世。方今國運衰微。朝政錯亂。不可令佞臣執筆於幼主左右。使吾等蒙其訕議也。王允所見亦

卓處有日磾無言而退。私謂衆官曰。王允其無後乎。善人國之紀也。制作國之典也。滅紀廢典。豈能久乎。當下

王允不聽馬日磾之言。命將蔡邕下獄中縊死。同一死也若前日不從董卓而爲一時士大夫聞者盡爲流涕。後人論

蔡邕之哭董卓。固自不是。允之殺之。亦爲已甚。有詩歎曰。

董卓專權肆不仁。侍中何自竟亡身。

當時諸葛隆中臥。

安肯輕身事亂臣。

且說李傕郭汜張濟樊稠逃居陝西。使人至長安上表求救。王允曰。卓之跋扈。皆此四人助之。今雖大赦天下。

獨不赦此四人。

先赦其罪。後散其兵。而後圖之。未爲晚也。此是王允失算。

使者回報。李傕曰。求救不得。各自逃生可也。謀士賈詡曰。諸軍若棄

軍單行。則一亭長能縛君矣。不如誘集陝人。并本部軍馬。殺入長安。與董卓報讎。事濟。奉朝廷以正天下。若其

不勝。走亦未遲。

只賈詡一言。便使長安大亂。武

士兵端起於說。士舌端可畏哉。傕等然其說。遂流言於西涼州曰。王允將欲洗蕩此方之人矣。衆皆

驚惶。乃復揚言曰。徒死無益。能從我反乎。衆皆願從。於是聚衆十餘萬。分作四路。殺奔長安來。路逢董卓女婿

中郎將牛輔。引軍五千人。欲去與丈人報讎。

卓有二婿。李儒伏誅牛輔。漏網何也。

李傕便與合兵。使爲前驅。四人陸續進發。王允聽

知西涼兵來。與呂布商議。布曰。司徒放心。量此鼠輩。何足數也。遂引李肅將兵出敵。肅當先迎戰。正與牛輔相

遇。大殺一陣。牛輔抵敵不過。敗陣而去。不想是夜二更。牛輔乘肅不備。竟來劫寨。肅軍亂竄。敗走三十餘里。折

軍大半。來見呂布。布大怒曰。汝何挫吾銳氣。遂斬李肅。懸頭軍門。

慣勸人殺父之人。殺之。此天道之巧。次日呂布進兵與

牛輔對敵。量牛輔如何敵得呂布。仍復大敗而走。是夜牛輔喚心腹人胡赤兒商議曰。呂布驍勇萬不能敵。不

如瞞了李傕等四人。暗藏金珠。與親隨三五人棄軍而去。

賊徒身分正堪爲董卓之壩。

赤兒應允。是夜收拾金珠。棄營而走。隨

行者三四人。將渡一河。赤兒欲謀取金珠。竟殺死牛輔。將頭來獻呂布。

賊徒布問起情由。從人出首。胡赤兒謀

殺牛輔。奪其金珠。布怒。即將赤兒誅殺。

赤胡兒之殺牛輔。亦如呂布之殺董卓也。知人則明。自知則暗。

領軍前進。正迎著李傕軍馬。呂布不等他列

陣。便挺戟躍馬。應軍直衝過來。傕兵不能抵擋。退走五十餘里。依山下寨。請郭汜張濟樊稠共議曰。呂布雖勇

然而無謀。不足爲慮。我引軍守住谷口。每日誘他廝殺。郭將軍可領軍抄擊其後。效彭越撓楚之法。鳴金進兵。

搥鼓收兵。張樊二公却分兵兩路。逕取長安。彼首尾不能救應。必然大敗。

賈詡固能謀。李傕亦善算。

衆用其計。却說呂布勒兵

到山下。李催引兵搦戰。布忿怒衝殺過去。催退走山上。山上矢石如雨。布軍不能進。忽報郭汜在陣後殺來。布急回戰。只聞鼓聲大震。汜軍已退。布方欲收軍。鑼聲響處。催軍又來。未及對敵。背後郭汜又引軍殺到。及至呂布來時。却又播鼓收軍去了。顧倒金鼓以亂之。所以疲其力也。激得呂布怒氣填胸。一連如此幾日。欲戰不得。欲止不得。正在惱怒。忽然飛馬報來說。張濟樊稠兩路軍馬。竟犯長安。京城危急。布急領軍回。背後李催郭汜殺來。布無心戀戰。只顧奔走。折了好些人馬。昔日能擋十八路諸侯。而今不能勝李郭張樊。四軍何也。豈既得貂蟬後。勇力已不如前日乎。比及到長安城下。賊兵雲屯雨集。圍定城池。布軍與戰不利。軍士畏呂布暴厲。多有降賊者。布心甚憂。數日之後。董卓餘黨李蒙王方在城中爲賊內應。偷開城門。四面賊軍一齊擁入。呂布左衝右突。攔擋不住。引數百騎往青鎖門外。呼王允曰。勢急矣。請司徒上馬。同出關去。別圖良策。王允若去。是棄天子而去也。賄天子以危而已。則逃其難。王允決不爲矣。允曰。若蒙社稷之靈。得安國家。吾之愿也。若不獲已。則允奉身以死。臨難苟免。吾不爲也。爲我謝關東諸公。努力以國家爲念。呂布再三相勸。王允只是不肯去。王允是漢子。不

一時。各門火餓連天。呂布只得棄却家小。貂蟬也。不要了。引百餘騎飛奔出關。投袁術去了。李催郭汜縱兵大掠。太常卿种拂。太僕魯殖。太鴻臚周奐。城門校尉崔烈。越騎校尉王頎。皆死於國難。賊兵圍繞內庭。至急。侍臣請天子。上宣平門止亂。李催等望見黃蓋約住軍士。口呼萬歲。獻帝倚樓問曰。卿不候奏請。輒入長安。意欲何爲。李催郭汜仰面奏曰。董卓師乃陛下社稷之臣。無端被王允謀殺。臣等特來報讎。非敢造反。如吳楚七國之欲殺晁錯也。但見王允臣便退兵。王允時在帝側。聞知此言。奏曰。臣本爲社稷計。事已至此。陛下不可惜臣。以誤國家。臣請下見二賊。帝徘徊不忍。允自宣平門樓上跳下樓去。王允跳樓。勝於揚雄跳關。大呼曰。王允在此。好王允。李催郭汜拔劍叱曰。董卓師何罪。而見殺。允曰。董卓之罪。彌天匝地。不可勝言。受誅之日。長安士民皆相慶賀。汝獨不聞乎。郭汜曰。太師有罪。我等何罪。不肯相赦。本意在此。王允大罵逆賊。何必多言。我王允今日有死而已。然不忍棄天子而去。乃其忠也。把王允殺於樓下。史官有詩讀曰。

王允運機籌。

奸臣董卓休。

心懷安國恨。

眉鎖廟堂憂。

英氣連霄漢。

忠心貫斗牛。

至今魂與魄。

猶繞鳳凰樓。

衆賊殺了王允。一面又差人將王允宗族老幼。盡行殺害。士民無不下淚。當下李傕郭汜尋思曰。既到這裏。不殺天子謀大事。更待何時。便持劍大呼。殺入內來。正是巨魁伏罪。災方息。從賊縱橫禍又來。未知獻帝性命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第十回

勤王室馬騰舉義

報父讎曹操興師

或問予曰。天雷擊董卓於身後。何不擊董卓於生前。擊既死之元凶。何不擊方興之從賊。予應之曰。天有理。亦有天數。待其惡貫既盈。而後假手於人以殺之。是亦氣數使然。蓋天理之天。不能不聽於天數之天也。賈詡深溝高壘之謀。卽李左車勸陳餘之策也。陳餘不能用李左車之言。車固遇非其人。李傕雖能用賈詡之言。詡亦事非其主。君子擇主而事。可不慎哉。馬超如此英勇。却怪虎牢關前。並不見西涼兵將挺身一戰。何也。意者馬超此時尙幼。未隨父來。又或馬騰見袁紹不能用。人袁術不肯發糧。故無戰心耶。不然。今日討李郭者。馬騰異日受衣帶詔者。亦馬騰。旣已烈烈於後。豈得冥冥於前。曹操以荀彧爲吾之子房。是隱然以高祖自待矣。何至加九錫而始知其有不臣之心乎。文若不於此時疑之。直至後日而始疑之。惜哉。見之不早也。曹操殺呂伯奢一家。是有意陶謙害曹嵩一家。是無心。曹操遷怒於陶謙。猶可言也。遷怒於徐州百姓。則惡矣。至復遷怒於昔日救命之陳宮。則尤惡矣。惡人有言必踐。言之則必行之。前日殺呂家是甯可我負人。今日欲報讎。是不可人負我。

却說李郭二賊欲殺獻帝。張濟樊稠諫曰：「不可。今日若便殺之，恐衆人不悅。不如仍舊奉之爲主，賺諸侯入關。」

先去其羽翼，然後殺之，天下可圖也。」一欲殺一不殺總是狂李郭二賊從其言，按住兵器。帝在樓上宣諭曰：「王允既

誅軍馬，何故不退？」李傕郭汜曰：「臣等有功王室，未蒙賜爵，故不敢退軍。」帝曰：「卿欲封何爵？」李郭張樊四人各自

寫職銜獻上，勒要如此官品。今道士受錄每自擬職銜以奏天庭想亦用此法也帝只得從之。封李傕爲車騎將軍、池陽侯，領司隸校尉、假節

鉞。郭汜爲後將軍、假節鉞，同秉朝政。樊稠爲右將軍。萬年侯張濟爲驃騎將軍、平陽侯，領兵屯弘農。其餘李蒙

王方等各爲校尉。然後謝恩。只算自封自領兵出城，又下令追尋董卓屍首，獲得些零碎皮骨，以香木雕成形體，

安湊停當，大設祭祀，用王者衣衾棺槨，選擇吉日遷葬鄆塢。臨葬之期，天降大雷雨，平地水深數尺，霹靂震開

其棺，屍首提出棺外。曹操七十二疑塚天不一擊之而獨擊董卓之墓者蓋報其發掘陵寢之惡也李傕候晴再葬，是夜又復如是。三次改葬，皆不能葬。露皮

碎骨悉爲雷火消滅。前臚中置燈是人火今雷火消滅是天火，天之怒卓可謂甚矣。且說李傕郭汜既掌大權，殘虐百姓，密遣心腹侍帝

左右，觀其動靜。獻帝此時舉動荆棘，朝廷官員皆由二賊陞降。因探人望，特宣朱雋入朝，封爲太僕，同領朝政。

董卓召蔡邕李郭用朱雋正是一樣意思一日人報：西涼太守馬騰并州刺史韓遂二將引軍十餘萬，殺奔長安來，聲言討賊。原來二將

先曾使人入長安，結連侍中馬宇、諫議大夫种邵、左中郎將劉範三人爲內應，共謀賊黨。三人密奏獻帝，封馬

騰爲征西將軍，韓遂爲鎮西將軍，各受密詔，併力討賊。此處討李郭有密詔後文討曹操亦有衣帶詔前後一轍當下李傕郭汜張濟樊稠聞二

將軍至，一同商議禦敵之策。謀士賈詡曰：「二軍遠來，只宜深溝高壘，堅守而拒之，不過百日，彼兵糧盡，必將自

退。然後引兵追之，二將可擒矣。」此即李左車勸陳餘之計李蒙王方出曰：「此非好計。愿借精兵萬人，立斬馬騰韓遂之頭，獻於

麾下。」賈詡曰：「今若即戰，必當敗績。」李蒙王方齊聲曰：「若吾二人敗，情愿斬首。吾若戰勝，公亦當轍首級與我。」

謂李傕郭汜曰：「長安西二百里盤屋山，其路險峻，可使張樊兩將軍屯兵於此，堅壁守之。」此似善甚者下一問待李

蒙王方自引兵迎敵可也。」李傕郭汜從其言，點一萬五千人馬，與李蒙王方二人忻喜而去，離長安二百八十

里下寨。西涼兵到。兩箇引軍迎去。西涼軍馬攔路擺開陣勢。馬騰韓遂聯轡而行。指李蒙王方罵曰。反國之賊。誰去擒之。言未絕。只見一位少年將軍。面如冠玉。眼若流星。虎體猿臂。彪腹狼腰。手執長槍。坐騎駿馬。從陣中飛出。寫得聲勢原來那將。即馬騰之子。馬超。字孟起。年方十七歲。英勇無敵。王方欺他年幼。躍馬迎敵。戰不到數合。早被馬超一槍刺於馬下。馬超勒馬便回。李蒙見王方刺死騎馬。從馬超背後趕來。超只做不知。馬騰在陣門下大叫。背後有人追趕。聲猶未絕。只見馬超已將李蒙擒在馬上。二人皆敗不原來馬超明知李蒙迫趕。却故意俄延。等他馬近。舉槍刺來。超將身一閃。李蒙擲箇空兩馬相並。被馬超輕舒猿臂。生擒過去。馬超乃五虎將之一。此處極寫其英勇。正爲後文伏線。軍士無主。望風奔逃。馬騰韓遂乘勢追殺。大獲勝捷。直逼隘口。下寨。把李蒙斬首號令。李催郭汜聽知。李蒙王方皆被馬超殺了。方信賈詡有先見之明。重用其計。只理會緊守關防。由他搦戰。並不出迎。果然西涼軍未及兩月。糧草俱乏。商議回軍。恰好長安城中馬宇家。僮出首家主與劉範种邵外連馬騰韓遂。欲爲內應。等情。後來重承謀討曹操亦被家僮出首。前後又出一轍。李催郭汜大怒。盡收三家老少良賤。斬於市。把三顆首級直來門前號令。馬騰韓遂見軍糧已盡。勢不得不去。一轍。李催郭汜大怒。盡收三家老少良賤。斬於市。把三顆首級直來門前號令。馬騰韓遂見軍糧已盡。而沮前有孫堅後有韓馬爲之一歎。內應又洩。要加一倍。只得拔寨退軍。李催郭汜令張濟引軍趕馬騰。樊稠引軍趕韓遂。西涼軍大敗。馬超在後死戰。殺退張濟。畢竟馬超樊稠去趕韓遂。看看趕上。相近陳倉。韓遂勒馬向樊稠曰。吾與公乃同鄉之人。今日何太無情。國義不足以動之。而但以鄉情動之。樊稠也勒住馬答曰。上命不可違。韓遂曰。吾此來亦爲國家耳。公何相逼之甚也。先通鄉情。後設國義。樊稠聽罷。撥轉馬頭。收兵回寨。讓韓遂去了。不提防李催之姪李別。見樊稠放走韓遂。回報其叔。李催大怒。便欲興兵討樊稠。賈詡曰。目今人心未甯。頻動干戈。深爲不便。不若設一宴。請張濟樊稠慶功。就席間擒斬之。毫不費力。賈詡爲權謀每中。疾惜乎事非其主。李催大喜。便設宴請張濟樊稠。二將欣然赴宴。酒半闌。李催忽然變色曰。樊稠何故交通韓遂。欲謀造反。稠大驚。未及回言。只見刀斧手擁出。早把樊稠斬首於案下。樊稠猶知同鄉之情。李嚇得張濟俯伏於地。李催扶起曰。樊稠謀反。故而誅之。公乃吾之心腹。何須驚懼。將